

由自與力權

著 泰 斯 爾 托

譯 文 紹 鄭

由自與力權

L. TOLSTOI

譯文紹鄭

刊叢活生化文

種九十第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一初版

文 化 生 活 叢 刊

第 十 九 種

巴 金 主 編

發 行 人

吳 文 林

發 行 所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上 海 福 州 路 四 三 六 號

印 刷 所

文 化 生 活 印 刷 所

版 權 所 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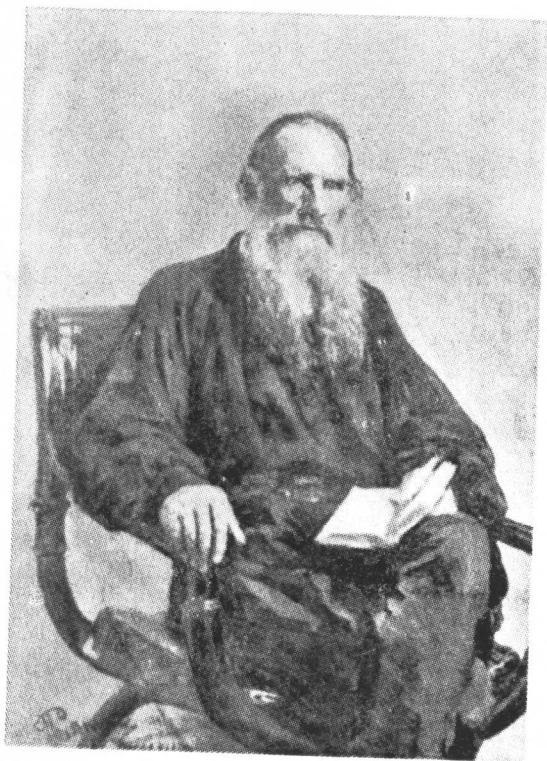
不 許 翻 印

權 力 與 自 由

托 爾 斯 泰 著

鄭 紹 文 譯

精 裝 實 價 三 角 五 分



托爾斯泰像
畫 Riepine

編 主 金 巴
刊 叢 活 生 化 文
種 各 出 已

史帝爾著
白石譯

第二次世界大戰

精平裝
七五角

紀德著
麗尼譯

田園交響樂

精平裝
五角

高爾基著
魯迅譯

俄羅斯的童話

精平裝
五角半

柏克曼著
巴金譯

獄中記

精平裝
八角

巴金著

俄國社會運動史話

精平裝
四角

編主金巴
刊叢活生化文
種各出己

柏里華著
楊景梅譯
柴門霍甫傳

精平裝
四六
角角

巴高爾基著
金譯
草原故事

精平裝
四二
角角

鐵霍諾夫著
茅盾譯
戰爭

精平裝
四四
角角半

拉瑞爾丁著
陸蠡譯
葛萊齊拉

精平裝
四四
角角半

高爾基著
麗尼譯
天藍的生活

精平裝
四二
角半

新宇宙觀

陳範予著

輓近天文學和理論物理學所貢獻給我們的宇宙見解，大足以啓發我們的生活興趣。作者的這一部「新宇宙觀」，以深入淺出的文字，將極高深極專門的學問，傳播給一般的讀書界，使我們讀了牠不僅能對宇宙問題發生感情，並且能夠明瞭自己生存在這個宇宙中所負的使命，因而構成一個博大廣遠的生活哲學。平裝實價四角半精裝六角半

俄國虛無主義運動史話

司特普尼亞克著
巴 金譯

本書是十九世紀末葉的一大名著，著者便是因此書而聞名全世界的司特普尼亞克。他的文章可當得悲壯兩字的評語，可以使人流淚，又可以使人興奮。他的文章是火一般熱，海一般深，戰場上號角一般的悲壯，打孤城的春潮一般的激昂。便是鐵石心腸的人讀了他的書也不得不感動。這部書是敘述在俄皇的專制政治之下男女青年革命黨人的運動，被捕，逃獄，犧牲，殉道，其中有不少可泣可歌的事實。可作小說讀，可作歷史讀。原作爲意大利文，現由巴金根據英，法，日，西班牙文四種譯本譯出。平裝實價六角 精裝八角

神之由來

薛曼爾著
鄭紹文譯

在人類精神領域上佔着極大勢力的神，究竟是怎樣構成的？這部書就給你以很明確的解答。牠的內容，不但充實而且極饒興味：自野蠻人的偶像崇拜一直敘述到文明人的所謂上帝，處處都穿插着神話，傳說與故事，令人讀之，如讀小說；誠為研究宗教進化的良書。平裝實售四角 精裝六角

死之懺悔

古田大次郎著

伯 峯

譯

這是一個二十六歲的青年在死囚牢中寫的日記。作者因大阪事件觸日本國法，身死絞刑台上。在舉世滔滔的濁流中，作者決不是時代的犧牲者。作者的死與耶穌之被釘十字架，蘇格拉底之仰藥，實有同樣的意義。作者如他的父親所說，有一顆「厚於人情連貓犬也愛的純美的心」，却不幸犯了殺人的罪。作者解釋他殺人的動機是：爲了愛。作者對他父親說：「爲了真實的緣故不得不顧親之淚與肉身之血做下去了。父親呵，請給有理解的愛與你的兒子。」這樣正如「灰色馬」中的英雄佛尼埃說：「我的血使我痛苦」，古田大次郎的日記死之懺悔也是一部血和淚的結晶。而且這還是一部震撼每個青年的靈魂的「聖書」。至於文筆之清麗，思想之深刻，表現之沈痛，那還是餘事了。

（十月出版）

嚴寒，通紅的鼻子

涅克拉紹夫著

孟十還譯

這是俄國大詩人涅克拉紹夫的著名長詩，也可說是他的代表作品。在這篇詩裏，描寫人格化了的「嚴寒」接觸到那個年青的農婦，她回憶着過去的幸福漸漸凍死的場面，是被公認為一切詩歌中的最動人最美麗的句子。

批評家開洛夫說：「雖然涅克拉紹夫底詩表現着俄國人民的許多憂鬱和不幸的畫圖，可是遺留給讀者的最後印象，則是一種崇高的情感。這個偉大的詩人絕沒有在悲哀之前低頭，他是走上前去和它戰鬥了的。」

平裝實價三角

精裝實價五角

歷史以研究諸民族與人類的一般生活爲對象。然而，敘述人類甚或一民族的生活是一種超過人力以上的企圖。

昔時，一般歷史家能用一種很簡單的方法，重造一民族的生活。他們敘述統治者的行動；以他們看來，全民族的生活卽已包含在這些個人的生活中。

1
對於「英雄們怎樣能使一般人民依照他們的意志行事？」這個問題，歷史家的回答總說有一種神意的存在，使一般人民聽從一個被選人物的意志。

對於「什麼力量支配着這些英雄的個人意志？」這第二個問題，他們的回答也說是神明指揮被選者的意志，使其向着預定的目的進行。

如此，一切問題都由信仰神意與神明直接參與人類行動這個表示來解決了。

新的歷史學派，則在學理上駁斥這兩種議論。對於舊派歷史家相信人事隸屬於神意與人類由神引向預定目的，這種主張，加以否認之後，近代的歷史學派似乎不應該注意權力的行爲，而應該特別研究產生此種權力的原因。然而，我們所見的情形，恰恰相反，在學理上，駁斥了古人的觀念之後，新派的歷史家却在實際上跟隨他們。

近代的學派以賦有超自然與超人才能的英雄或各種特出的人物——自獨斷的君主至構成輿論的報館記者——代替掌握神權與直接得神領導的統治者。

猶太，希臘與羅馬等古代歷史家視神意預定的目的爲人類一切行動的動機。新派則以各民族——如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等——的特殊利益或更抽象一點，開化世界與全人類——他們之所謂全人類通常單指舊大陸小小的西北角而言——的利益爲

歷史諸大事的原動力。

近代的歷史排斥了舊有的信仰之後，沒有代以新的觀念，事物的邏輯壓迫一般否認帝王神權論與古人宿命說的歷史家，由另一道路，回到這歷史的同樣概念，使他們承認人民是由少數個人領導，人類的進行是有一定的目的。

在近代歷史家——自吉本 (Gibbon) 至別克爾 (Buckle) ——的一切著作中，不論他們的觀念的表面差異與外形的新穎，我們在內部仍能找出這兩種不能避免的舊議論。

第一，歷史家描寫他們以爲是人類領導者的人物，有些只在君主，將軍與閣員中，尋覓他們的英雄；另有些，則在演說家，學者，改造家，哲學家與詩人的行列中，選擇他們的出類者。

第二，歷史家相信自己能認識人類被指引的目的，有些以爲是羅馬人，西班牙人，法國人的盛大，另有些，則以爲是平等與自由；總一句話，是地球上名爲歐洲的這一小角的

一七八九年，一種革命在巴黎開始，牠增大，擴展，終於引出自西而東的民族運動。這種指向東方的運動有好幾次碰到自東而西的反運動；迄一八一二年，牠達到牠最後的界限莫斯科，我們見到自東而西的運動，以可注意的恰恰相反的樣式產生出來，牠如另一潮流一樣，拖引歐洲中部的諸民族。這種反運動直達正流的出發點巴黎，然後平靜下去。

在這二十年的時間中，很多田畝留着無人耕種，很多房屋被焚燬了，商業轉變了方向，大多數人因此破產，少數人則因此致富，有些還離開故鄉，向外遷徙，數百萬宣傳愛人的基督教徒如兇獸一般地互相殘殺。

這一切事變究有何種意義呢？

這一切事變的由來是什麼？

誰能強迫這些人去做殺人放火的暴徒？

那種力量使他們在這一切情況中行動？

這是研究這一時代人類生活的歷史運動的人必然要自問的很簡單而又很邏輯的問題。

我們在歷史中尋覓這些問題的解決罷，歷史是有教人認識自己的使命的。

倘若歷史站在舊有的觀點上，牠將回答我們：上帝為褒賞或懲罰「他」的人民，把權力給予拿破崙並指導他的意志，使他完成神的計劃。

這種回答至少是明白的，可以令人滿意的。我們相信或不相信拿破崙的神的使命，當然是我們的自由，可是，對相信牠的人，我們這時代的全部歷史就成為可以了解的，而且不呈什麼矛盾的。

然而，新的歷史學派不能借助於這種解釋，因為牠不承認神意參與人類行動的舊有觀念。牠只說：你們願意知道這種運動的究竟，為什麼牠會發生與何種力量推促這些大事的降臨麼？請聽我說吧：

「路易十四是一個很傲慢和很自負的人，他會有某某情人，與某某閣員，他統治法國的成績很不好。」

「路易十四的各個繼承者也是無能的人，他們更不好地統治法國。如他一樣，他們也有某某佻臣與某某情人。」

「在那個時候，巴黎有一羣人宣佈一切人都是平等與自由的。他們宣傳所得的結果是使人開始在法國互相屠殺。這些人殺了國王與很多貴族。」

「就是在那個時候，出了一個天才的偉人，拿破崙；他時常是勝利者，換句話說，他殺了很多人，因為他是一個大天才。」

「爲這同樣理由，他去殺戮非洲人，他那樣巧妙地制服他們，爲除滅他們，他發展那樣多的機智與詭計，以致他回到法國，對本國人說，大家都應該服從他，大家果然服從他。」

「做了皇帝之後，他又到意大利，奧地利與普魯士去殺人。」

「在俄國，皇帝亞歷山大突然決定去恢復歐洲的秩序，於是他對拿破崙宣戰。但是